



慢时光 煮米线

□黎海燕

在达州,米线有两种做法:一种是烫米线,一种是砂锅米线。烫米线是把米线放进一个深筒的篓子,篓子没于沸水锅中,煮熟后直接捞出盛入放好调料的碗内,砂锅米线则是一锅一汤一料,在高汤里煮配菜和米线,配菜的选择和调料的多寡都贴合着食客的味蕾,可谓是一锅一味。

如果按照排列组合的算法,三鲜、酸辣、麻辣、酸麻辣四种常见的砂锅米线口味,牛肉、牛筋、羊杂、羊肉、鸡杂、酥肉近十种常见浇头,加上店家自创的秘制酱料进行组合,达州的砂锅米线有数百种味道,不得不说是专属于达州人的精致与狂野。

我喜欢吃砂锅米线,不是因为穷讲究,而是拥有过最好的,就不愿无下限地将就了。人总归是要存一些执念和傲骨的,譬如见过浩瀚的大海就会对微澜的江河失语,我对记忆中的一锅麻辣砂锅米线的情愫亦如是。

2000年10月,我从大竹赶往达州市参加自考,寄住在英子的宿舍。英子说我们去火车站吃米线吧。那时我还不知道米线为何物,带着向往,我跟着英子向校外走去。

天空有些灰暗,我和英子一边哈气搓手,一边谈论着下午的考试。一阵嘻嘻哈哈声中,我们很快到达目的地。行人熙熙攘攘,好不热闹,这里真是商贩摊点的自由王国,店铺与街道互为主线,弯曲、拐折着前进。店铺有卖油饼油条的,卖包子馒头的,卖油茶豆花的,但更多的是卖米线面条的。雾气裹挟着香味从蒸笼或是汤锅中四散开来,向路人发出热情的邀请,我们很快就淹没在热闹的人群里。

英子选中一家小店,灶台前的女子忙上前询问我们吃什么锅,英子点了三鲜味,我点了麻辣味。店内陈设简单,桌椅地面都很干净,宽宽的长木条凳,足够放下我们寻觅的茫然和寒冷带来的窘迫。

米线为何物?我很好奇,也一并关注煮米线的女子。她们都是圆脸,皮肤很好,带着年轻时特有的丰腴,乌黑的头发从雪白的帽檐挤出来,身上的围裙没有一点油污。

知晓我们的口味后,两位女子开始忙碌起来。一人用木质镊子从一口镬锅中夹出砂锅,另一人则开始准备配菜。这时,我才注意到灶台旁有两个蜂窝煤炉,炉子上都放着口大镬锅,一口锅里煮着十来个首尾相接的砂锅,另一口锅里煮着勺子、调羹和筷子。锅里的水都很清亮,水泡慢慢地从锅底扶摇而上。出水的砂锅因着自身的高温,表面的水很快地由面收缩成线,而后线也很快地扭曲着消失了,只留下光洁瓷实的赭石色锅子。我看得惊喜,把这当作吃米线前的热身了。砂锅架到炉灶上,女子开始往锅内加汤加菜:豆芽、黄瓜、海带丝、平菇等,然后是各种调料。那时我对庖厨之事不是很懂,看着那一长排盛满调料的碗盏和女子娴熟的动作,就如看一个奇幻缤纷的梦。

店内陆续有人进来,英子去和一位中年

西装男打招呼。英子带着请教的意味和他说着什么,西装男总是等英子说完后作片刻思考再回答。

那是我的老师,他也爱来这吃米线。英子回来朝我指了指西装男。很快,我们的米线端上来了,汤面上咕嘟咕嘟地鼓着泡泡,锅沿咝咝地发出脆响。热气和香味扑面而来,抚慰了满身的饥寒和风尘。三鲜锅如淡雅的月下小品,乳白的汤色与黄瓜、豆芽、米线、火腿肠相得益彰。麻辣锅颜色浓烈鲜亮,像一幅油画,被气泡驱赶着的红椒碎和花椒粉让人欲罢不能,香味又直往鼻子里钻。顾不得斯文,我们立即开始展示学生时代的本真模样。

端过瓷碗,手握筷子,指端触碰的一瞬间,一股暖流顺着指腹传遍全身。惊喜、感动,让我再次对这家小店刮目相看。原来在米线煮熟之前,女子已从沸水锅中捞出碗筷,保证碗筷温热而不烫手。挑一筷子米线放入小瓷碗,再缓缓送入口中,麻与辣两位主角同时起舞,激活了所有的味蕾,每个细胞都准备酣畅淋漓地醉一回。两小碗下肚,唇齿早已沦陷,在麻和辣中忘却了归路。街上的雾气不知何时消散开去,已不感到凛冽。看对面的英子,也吃得正欢,额头已冒出蒙蒙的细汗。她说周末经常和同学来吃米线,并且说三鲜的味道也很好,让我尝一下。我舀了一勺,一种厚重的清香袭来,但我还是更喜欢热烈的麻辣味,也许这也是我和英子性格不同的原因吧!吃毕准备结账时,店家说西装男已经帮我们买单了。

数年后,看纪录片,知道顶级的大厨对餐具温度的要求也颇高。他们认为,只有用温度适宜的餐具盛菜,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菜品的原汁原味。我方才悟到两位女子的极致用心,那只炽热的瓷碗盛着多少与她们年龄不相称的智慧和赤诚呢?她们在陋巷间烹煮又加入多少温情和诗意呢?时过经年,当年的女子是否还在守护一炉慢时光,用沸水煮锅、煮碗筷?不得而知。后来,我从达州火车站经过,总会想起那家小店,总想向某个地方张望。可我,该向哪里张望呢?经过多年的变迁,我又岂能觅到蛛丝马迹?

我总是怅然若失。是一些年少的真诚纯粹?一份少年追梦的天真美好?一抹陌生人给予的温暖?一缕慢时光里的烟火气?或许都有吧!失去的总不易复得。

如今,达城的大街小巷都有米线店。不断倡导的文化自信更让达县米线走向前台,势必好好地唱一回,要唱出气韵,要唱得响亮。从老家达县、宜美达川,到达县米线,我们都在回味旧时光,想从旧时光里萃取一些厚重和温情,让达县米线拥有独特的属性,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米线。或许,我们还可以更深入一些,脚步更慢一些,才能寻找到达县米线的精髓,那时,达县米线出山必将是一场浪漫之旅。

至今记得小语好几次递来我忘在教室里的U盘时,指尖那一点温热的触感,还有说完不用谢,蹦蹦跳跳离开办公室的欢快。

她是我的语文课代表,总把未交作业的名单,工工整整地写在一颗心形卡纸上。她阳光开朗,做事妥帖,是我和班主任都赞不绝口的孩子。谁也没料到,临近期末,她却突然请假一周。班主任只含糊地说她去城里看病了,那欲言又止的模样,让我心里隐隐不安。

后来辗转得知真相时,我握着笔的手顿在了半空中。小语患上了抑郁症。这个答案像一块冰,猝不及防地砸下来。我怎么也没法把那位笑容明亮的女孩和抑郁症三个字联系在一起。

我没有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,只能慌张地向学校的心理老师咨询。老师的话至今还烙在我心上:越是心软,凡事都想做到最好的孩子,越容易把情绪憋在心里,最后困住自己。

这话让我想起小语伏在桌前写名单的样子,笔尖划过卡纸,沙沙作响,像极了她藏在心里无人听见的叹息。

我开始学着,把关心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

她回到学校上课后,我不敢找她谈话,怕戳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,便把所有的话都写在她的周记评语里。她写周末和奶奶去菜市场,我便评: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,读着都觉得温暖;她写校园里的银杏树落了叶,我便赞: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,若是她的文字稍显寡淡,我便轻轻提一句:要是加个落叶飘到肩头的细节,会不会更生动?

再后来,她的周记果然增添了许多鲜活的笔触。我悄悄挑了几篇写得好的,投给校报和参加征文比赛。当她的文字变成铅字,贴在班级公告栏上时,我看见她站在公告栏前,仰着头,嘴角弯起一个小小的弧度。

课堂上,我也总是穿插着讲些故事。不讲大道理,只说那些普通人的困境与突围。说邻居家的姐姐考研失利,在摆摊卖小吃时找到了另一种生活的乐趣;说朋友的孩子偏科严重,却凭着体育上的天赋,走进了心仪的学校。总之,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我看见坐在教室里的小语,她的笔尖在笔记本上轻轻地点着,像是在记下些什么。

转折发生在周末的一天。我的微信弹出一个好友申请,备注写着:您的课代表小语。

通过后,她发来一段祝福,末尾的一行字,让我鼻尖发酸。

她说:老师,我要一直做您最喜欢的课代表。

我从未当面和她说过这句话,想来是我常在班主任面前夸她,被她悄悄听了去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有些孩子的心灵就像一株蒙尘的幼苗,不必用力擦拭,不必大声催促。只需悄悄洒下一缕阳光,滴上几滴清水,给它一点时间,它自会慢慢抖落尘埃,重新舒展枝叶。

后来,小语又变回了那位爱笑的姑娘。收作业时她依旧认真,偶尔还会在名单旁,画一个小小的笑脸。

而我也终于懂得了,教育的意义,或许就是这样一缕静默的月光,不必耀眼,只需足够清澈、持久,便能悄无声息地照亮一段原本可能幽暗的成长之路。

一缕洒向心灵的月光

□胡高兰